

57X  
26  
47

群書治要卷之六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鳥原秘藏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後漢書一 紀列傳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人高祖九世孫也更始元年遣世祖行大司馬事北渡河鎮慰州羣進至邯鄲故趙繆王子林以下者王郎為天子都邯鄲二年進圍邯鄲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



數千章世祖爲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  
子自安更始立世祖爲蕭王世祖擊銅馬高  
湖重連悉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  
不自安世祖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  
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  
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即皇帝位封  
功臣皆爲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  
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

枝所以爲治也今封諸將四縣不合法制帝  
曰古之亡國者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地  
多而滅亡者也乃遣謁者即授印綬

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勅郡國異味不得  
有所獻飾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  
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  
明勅宣下若遠方口實可以薦宗廟自如舊  
制時兵革旣息天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



寡至乃十存一焉

十七年幸章陵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  
作樂賞賜焉時宗室諸母因酬悅相與語曰  
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歎曲唯直柔耳今乃  
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  
道行之

二十一年鄣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遣子入  
侍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

其侍子厚加賞賜

中元二年帝崩遺詔曰朕無益百姓皆如孝  
文皇帝制度務從約省初帝在兵間久厭武  
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後非  
倣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  
帝曰昔衛靈公問陣孔子不對此非余所及  
也每旦視朝日晏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經  
論治夜分乃寤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



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  
願頤養精神優遊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  
疲也雖身濟大業兢兢如不及故能明慎政  
體愬攬權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退功臣而  
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  
止戈之武焉

孝明皇帝諱莊世祖第四子也永平二年春  
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禮畢登靈臺詔曰朕

以闇陋奉承大業親執珪璧恭祀天地仰惟  
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封泰山  
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  
而胤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盟洗  
進爵跋踏惟慙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  
大逆皆赦除之冬幸璧雍初行養老禮詔曰  
三老李躬年耆學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  
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



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者塗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六年詔曰先帝詔書禁民上事言聖而聞者章奏頗多浮辭自今若有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勿省示不爲諂子嗤也

八年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民怨上動三光日蝕之變其哭尤大永

思厥咎在予一人羣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陳得失帝覽章深自引咎乃以所上班示百官詔曰羣寮所言皆朕之過人寃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民力繕治室宇出入無節喜怒過差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十二年詔曰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寧儉今百姓送



終之制競爲奢靡生者無擔石而財力盡於  
墳土伏臘無糲糟而牲宰兼於一奠糜破積  
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終命於此  
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過制恣極耳目田荒  
不耕浮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  
宣下郡國

十八年帝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  
后更衣別室帝遵奉建武制度事無違者後

宮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子求郎  
不許而賜錢千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遠近肅服戶口滋殖  
焉論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  
枉必達外內無倖曲之私在上無矜大之色  
斷獄得情號居前世十二故後之言事者莫  
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孝章皇帝諱炘明帝第五子也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旣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民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之小大以人爲本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僞茂

才孝廉歲以百數旣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畵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治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四年詔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王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焉七年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  
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輒修道橋遠離城郭遣  
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也動  
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所過欲令貧  
弱有利無違詔書

元和二年詔曰令云民有產子者復勿筭三  
歲今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  
筭一歲著以爲令又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草

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  
且勿案驗及吏民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以  
息事寧民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  
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  
則傷化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靜之吏烟幅無  
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  
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  
開勅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彞行賂於下



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  
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  
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  
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  
勉思舊令稱朕意焉又詔曰律十二月立春  
不以報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  
而無鞠獄斷刑之政朕諮訪儒雅稽之典籍  
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

月十二月報囚

三年春北巡狩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  
無得有所伐殺車可引避引避之駮馬可輟  
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禮人  
君伐一草木不時謂之不孝俗知順人莫知  
順天其明稱朕意

論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  
知民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感陳寵之議除



慘獄之科深元元之愛著胎養之令割裂名  
都以崇建周親平徭簡賦而民頽其慶又體  
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故乃蕃輔尅諧羣后  
德讓謂之長者不亦宜乎在位十三年郡國  
所上符瑞合於圖書者數百千所嗚呼懋哉  
孝和皇帝諱肇章帝第四子也在位十七年  
而崩齊民歲增關土日廣每有災異輒退問  
公卿極言得失前後符瑞八十一所自稱德

薄皆抑而不宣舊南海獻龍眼荔支十里一  
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南海乃上  
書陳狀帝下詔曰遠國珍羞本以奉宗廟苟  
有傷害豈愛民之本耶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由是遂省

皇后紀序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  
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  
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



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  
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保阿之訓  
動有瓊珮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  
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故康王晚朝閔睢作  
諷宣后晏起姜氏請愆及周室東遷禮序雕  
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齊桓有如夫人者六

人晉獻外戎女爲元妃終於五子作亂豕鬪  
違屯爰連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  
裳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  
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宮備七  
國爵列入品漢興因脩其號而婦制莫釐高  
祖帷薄不修孝文社席無辨然而選納尚簡  
飾玩少華自武元之後世增滛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



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武中興斲雕爲朴六  
宮稱號唯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  
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  
時賞賜充給而已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修  
登建嬪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  
溺之授可謂矯其弊矣雖御已有度而防閒  
未篤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恩隆好合遂忘  
溜蠹自古雖主幼時報王家多豐必委成家

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  
芋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  
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  
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  
策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  
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身犯霧露於  
雲臺之上家嬰縲紲於圜犴之下湮滅連踵  
傾軛繼路而赴蹈不息焦爛爲期終於陵夷



大運淪亡神寶詩書所數略同一揆故考列  
行跡以爲皇后本紀云

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小女也永平三  
年立爲皇后既正位宮園愈自謙肅能誦易  
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常衣大練裙不  
加緣諸姬主朝請望見后袍衣踈麤反以爲  
綺縠就視乃笑后辭曰此繒特宜染色故用  
之耳六宮莫不歎息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

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盪乘間言及惻  
然帝感之多有降宥多所毘補而未嘗以家  
私干欲寵敬曰隆始終無衰自撰顯宗起居  
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  
供養且一年旣無復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  
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親數後宮  
之家故不著也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  
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有司



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皂布無香薰之

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倉頭衣綠繡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以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復重請



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  
誠存謙虛奈何令臣獨不得加恩三舅乎且  
衛尉年尊兩校尉有大病如今不諱使臣長  
抱刻骨之恨宜及吉時不可稽留太后報曰  
吾反覆念之思令兩善豈徒欲獲謙讓之名  
而使帝受不外施嫌哉昔竇太后欲封王皇  
后之兄丞相條侯言受高祖約無軍功非劉  
氏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

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  
之木其根必傷且人所以願封侯者欲上奉  
祭祀下求溫飽耳今祭祀則受四方之珍衣  
食則蒙御府之餘資斯豈不足而必當得一  
縣乎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  
親爲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  
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封違慈母之拳拳乎吾  
素剛急有曾中氣不可不順也若陰陽調和



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閔政矣其外親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如有纖介則先見嚴格之色然後加譴其美車服不軌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無金銀之飾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諸家惶恐倍於永平世乃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爲娛樂常與

帝旦夕言道政事及教授諸小王論議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帝遂封三舅廖防光爲列侯並辭讓願就閔內侯太后聞之曰聖人設教各有其方知人情性莫能齊也吾日夜惕厲思自降損居不求安食不念飽冀乘此道不負先帝所以化導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無所復恨何意老志復不從哉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退



位歸第焉

和熹鄧皇后諱綏太傅禹之孫也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帝深嘉愛焉及后有疾特令后母兄弟入親醫藥不限以日數后言於帝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內省上令陛下有幸私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帝曰人皆以數入爲榮貴人反以爲憂深自抑損誠難及也每

有讌會諸姬貴人競自修整簪珥光彩桂裳鮮明而后獨省素裝服無飾陰后以巫蠱事廢立爲皇后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列傳馮異字公孫潁川人也建武三年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屯兵上林苑威行關中六年朝京師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旣罷使中黃門賜以



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葦亭豆粥呼池  
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誓首謝曰臣聞管仲  
謂桓公願君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齊國賴  
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  
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人也行大將軍事與大司  
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  
帝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

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  
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  
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  
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乃面縛  
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拜鮪爲平狄將  
軍封扶溝侯建武八年彭與吳漢圍隗囂於  
西城公孫述將李育守上邽蓋延耿弇圍之  
勅彭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



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鬚爲白  
臧宮字君翁潁川人也匈奴飢疫自相分爭  
帝以問宮宮曰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曰  
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建武二十  
七年宮與楊虛侯馬武上書曰匈奴人畜疫  
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  
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  
守文德而墮武事乎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

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  
仁人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舍近謀遠者勞  
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  
勞政多亂民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  
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  
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  
保而復欲遠事邇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且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苟無其



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祭遵字弟孫潁川人也從征河北爲軍市令  
世祖舍中兒犯法遵撻殺之世祖怒命收遵  
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  
奉法不避是教令行也世祖乃貫之以爲刺  
新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令  
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河北平拜征虜將軍  
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

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之尤甚遵喪至河南  
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車駕素服臨之望哭  
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  
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至葬  
車駕後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  
軍陳送葬謚曰成侯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  
見夫人室家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



奉公之臣如祭征虜者乎遵之見思若此  
馬武字子張南陽人也封爲陽虛侯爲人嗜  
酒闊達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其短  
長無所避忌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帝雖制御  
功臣而每能迴容宥其少失遠方貢珍甘必  
先遍列侯而大官無餘有功輒增邑賞不任  
以吏職故皆保其福祿終無誅譴者論曰光  
武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爲佐  
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  
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  
圖遠筭固將有以焉介若乃王道旣衰降及  
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管隰之迭  
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降自  
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運皆武人屈起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或崇以連城之賞



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然乎自茲以降迄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公侯遂使搢紳道塞賢能蔽雍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閔之怨其懷道無聞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哉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洪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觀其治平臨政課

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虧喪恩舊撓情則違廢禁典選德則功不必厚舉勞則人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事相權故高秩厚禮允荅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餘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



延慶于後昔留侯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  
而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  
夫崇恩徧授易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  
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永平中顯宗追感  
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  
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  
依其本第係之篇末以志功臣次云介

太傅高密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阜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邪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弇

驃騎大將軍參謀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阿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修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鮑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純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大傅宣德侯卓茂

馬援字文淵扶風人也建武九年拜爲太中

大夫十七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  
攻沒其郡九真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  
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拜援伏波  
將軍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阯斬徵側  
徵貳傳首洛陽封援爲新息侯援嘗有疾梁  
松來侯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松去後諸子問  
曰梁伯孫帝婿貴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憚  
之大人奈何獨不爲禮援曰我松父友也雖



貴何得失其序乎松由是恨之二十四年武  
威將軍劉向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因復  
請行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等征五谿  
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  
恩年迫餘日索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  
甘心明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  
事殊難得調獨惡是耳初軍次下雋有兩道  
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從充道則塗夷

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  
援以爲弃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搯其喉咽充  
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  
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  
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爲室以避炎氣賊每  
升險鼓譟援輒曳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  
莫不爲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舍書曰前  
舒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



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餽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鄣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其爲南土珍恠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

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槨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援兄子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寃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探其一



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  
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  
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  
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  
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  
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聞閔險難觸  
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

徵封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孤  
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  
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土民  
飢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  
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  
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  
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  
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



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接與妻子生訣無悔吝  
之心遂斬滅徵側尅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  
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  
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  
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  
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  
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  
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

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獨社門葬  
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  
生者莫爲之訟曰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  
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  
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閒哉夫  
操孔父之忠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  
也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  
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須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  
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  
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  
悲憤戰慄闕庭奏書歸田里

子廖字敬平少以父任爲郎肅宗甚尊重之  
時皇太后躬履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  
終上疏長樂宮以勸成德政曰臣案前世詔  
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服

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酎然而侈費不息  
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  
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癩瘡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  
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  
城中好大袖四方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  
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  
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躬服厚繒斥去華飭



素簡所安發自聖情此誠上合天心下順民  
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既已得之自然  
猶宜加以勉勗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不  
終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誠令斯事一竟  
則四海誦德聲熏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  
而况於行人心乎况於行令乎願置章坐側  
以當瞽人夜誦之音太后深納之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以儒術舉遷密令視  
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  
忍欺之民常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  
避左右問之曰亭長爲從汝求乎爲汝有事  
屬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  
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  
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令我畏  
吏是以遺之吏旣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  
弊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知



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尚致饋遺，此乃人道所以相親。况吏與民乎？吏顧不當乘威力強請求耳。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令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何所厝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

殺也。且歸念之，於是人納其訓，吏懷其恩。治密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平帝時，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餘縣皆被其災，獨不入密界。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世祖即位，乃下詔曰：前密令卓茂，東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爲人所不能爲，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舉恭直言，拜中牟令。



魯恭以德化爲治不任刑罰民許伯等爭田  
累年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曲直皆退而自  
責輟耕相讓亭長從民借牛而不肯還之牛  
主訟於恭恭召亭長勅令歸牛者再三猶不  
從恭歎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史  
泣涕共留之亭長乃慙悔還牛詣獄受罪恭  
貫不問於是吏民信服建初七年郡國螟傷  
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

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  
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  
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瞿然而起與恭  
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治迹耳今虫不犯  
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  
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耳還府具以狀  
白安是歲嘉禾生中牟安上書言狀帝異之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一





